

上海新华书店品牌升级,旗下首家江南书局亮相奉贤区上报传悦坊 在书的庭院,遇见“琴棋书画诗酒茶”

■本报记者 许旻 实习生 姜珊

石壁水幕的墙面,营造出竹蕉抚琴听雨的诗意空间;竹林穹顶、竹制书架与茶器书画,交融出古典庭院;沿着水岸阶梯移步换景,“琴棋书画诗酒茶”藏在各个角落……昨天起,江南书局·书的庭院在奉贤区上报传悦坊对外试营业,全新品牌“新江南读书会”系列活动同期启动。

作为上海新华传媒转型之作,江南书局结合对上海城市精神、城市品格的理解,寻找挖掘独特的江南文化基因,着力打造新型书店业态,助推传统品牌持续迭代升级。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利告诉记者,江南书局首店落子奉贤,后续还将在“五个新城”陆续亮相,让书香赋能城市建筑空间,也吸引更多读者与自然、与江南、与传统文化不期而遇。

自然与人文融合,江南元素点亮建筑空间

走进江南书局·书的庭院,门头以整片竹林形成有韵律感的洞穴式入口,“山有小时,仿佛若有光”,读者仿佛步入《桃花源记》中,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书香时光。

江南书局·书的庭院由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师隈研吾担纲设计,采用将自然、文化、建筑三者合而为一的设计理念,营造符合书店气质、与当地特色相融合的江南文化场景。书店占地近15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陈列图书约1.4万册。步入别有洞天的“书的庭院”,儿童区和中央舞台区映入眼帘,采用具有沉浸感的洞穴设计,宛如迷宫般乐园,为小读者提供了放松的阅读区域。



江南书局·书的庭院对外试营业,图为儿童阅读专区。(主办方供图)

从建筑风格到图书文创,书店以江南底蕴、海派视野构建雅致生活方式,满足读者的多元文化诉求。书店特别设计了“琴棋书画诗酒茶”七个小线索去演绎江南文化。比如,进门左手边水幕墙设有“琴”摆台,打造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场景,期望读者在书店遇到知音。一楼台阶左侧打造“诗”场景,选用王羲之《兰亭集序》、郑板桥字画等复制品,传递出浓郁古典意境。“画”的场景来自仇英《清明上河图》,描绘明代苏州城社会生活情景。位于二层的社区空间与咖啡吧则融合了“书”“茶”“酒”“棋”等场景。

作为江南书局主打的读书文化活动,昨天举办的首期“新江南读书会”上,作家赵丽宏、汤朔梅、阅读达人陈伟畅谈阅读之道。未来,读书会将邀请作家、艺术家、音乐团体、文化名人举办亲子阅读、名家讲座、新书发布、艺术展览、民间匠人手作等活动,用江南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读者的日常生活增添书香。

融入奉贤本土特色,文创跨界凸显海派气质

实体书店如何因地制宜融入本土特色,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品牌?江南书局有不少走心细节——自有咖啡品牌与奉贤本土特产跨界融合,奉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此亮相。漫步书店二层石壁咖啡厅,新华书店自有品牌“磨辰光”咖啡根据奉贤独有的生态环境与有机农产品进行本土化调整。“一款‘啡黄腾达’,加入青村镇吴房村品牌黄桃;另一款‘万事乳意’,融入奉贤极具特色的鼎丰腐乳。”咖啡区域工作人员张海兵介绍。跳、滚、爬、窜、转、旋、腾、跃、甩……试营业现场,国家级非遗奉贤滚灯传承人以刚柔并济的滚灯表演,为书店增色。具有多年历史的奉贤庄行土布也在书店空间引人注目,由此,书店与当地传统文化底蕴产生新互动,也凸显了海派气质。

新业态之下,江南书局配备了涵盖老中青的工作团队,既有在奉贤各新华书店深耕多年的“老新华人”,也有挖掘过来的网红书店创意团队。书店也着力打造市民文化会客厅——书店一层室内中央舞台,是讲座与展示空间,观众错落有致坐在阶梯上,抬头即可看到顶部竹质屋顶;二层的社区空间未来计划承接讲座、展览、课程、艺术等活动,邀请读者共读、共享、共成长。

深耕图书发行文化主业,新华传媒近年来接连升级打造了1925书局、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江南书局·书的庭院,以及即将于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亮相的上海首家残疾人友好书店“新华书店·逆光226”非视觉文化书店等。“未来,我们将继续主动对接市民读者精神需求,打造全民阅读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钮也仿说。

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谢稚柳陈佩秋艺术大展亮相上海

和而不同的“当代赵管”,留下怎样的艺术财富



谢稚柳《塞上马群》，1974年。

■本报记者 范昕

谢稚柳与陈佩秋是近现代中国画史上著名的艺术伉俪、德艺双馨的海派大家,以卓越的艺术与学术成就被世人誉为“当代赵管”。今年恰逢陈佩秋百年诞辰,由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壮心高华——谢稚柳、陈佩秋学术艺术大展”昨天登陆程十发美术馆。这是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谢稚柳、陈佩秋艺术大展,涵盖山水、花鸟、人物和书法共计150余件展品。除上海中国画院所藏作品,大多数展品首次在上海亮相,其中既有吉林省博物院、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等机构的珍贵藏品,也不乏近年拍卖场上出现的重要作品。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美术史论家汤哲明告诉记者,展览有意通过对比型学术展陈,揭示两位海派大家艺术风格的重合与不同,为大众打开认知谢稚柳与陈佩秋的不同视角。同时,谢稚柳、陈佩秋一生的追求与努力,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传承与融合、包容与创新留下注解。他们的学术与艺术,对于海派文化的发展与传扬具有重要意义。

不约而同深入传统的宝山,却分别汲取不一样的养分

谢稚柳与陈佩秋的习画历程并不一致。自学成就了谢稚柳的艺术之路,青壮年时期他主要游学寄园、投身公务,将绘画视为爱好而非职业。陈佩秋则是国立艺专科班出身,师从黄君璧、黄宾虹、郑午昌、潘天寿等。他们却不约而同深入传统

的宝山,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营养。并且,因曾供职于文管会以及从事古书画鉴定的经历,他们也获得了直面大量真迹的珍贵机缘。

先说谢稚柳。他真正学画,是从明代书画名家陈老莲开始的,称自己“少时弄笔出章侯”,章侯即指陈老莲。此次展览即让人们看到这样一种学习的实证。一幅创作于1943年的《仿陈老莲居士人物》就出自谢稚柳,画中劲劲清圆的衣纹线条深得陈老莲之韵。同年,他的《红叶寒雀图》未提陈老莲其名,却已然将陈老莲的花鸟精髓学了去。《仿陈老莲书法》则显出炉火纯青的中锋用笔,让人不禁深信坊间流传的“谢稚柳学陈老莲书法几能乱真”。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敦煌艺术深深滋养了谢稚柳。1940年代初,谢稚柳曾赴敦煌考察长达一年。晋唐时的千壁丹青,给予谢稚柳极大的震撼。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前所习的文人画系统与之相比,“正如池沼与江海之不同”。敦煌归来,谢稚柳画了大量佛像和人物,画风全然皈依唐宋。此次展出的谢稚柳《纨扇仕女》《南无观世音菩萨》《敦煌风流》等作品都是其中的代表。创作于1946年的《雪江归棹》,显然取的是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之意境,也印证彼时其山水画风转向宋人。

再看陈佩秋。从国立艺专毕业之后的1950年代,是她临摹古画最为丰富的时期。此次展览中绘于1951年的《临古册页》《凝古双趣》、临王蒙、吴镇等诸家,无不印证陈佩秋的摹古之路。直到艺术盛年,临摹亦似她不曾荒废的日课。陈佩

秋1980年代创作的《拟八大》即为展品之一,这一时期她颇为欣赏八大山人“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意境。

有意思的是,尽管都有临古的习惯,谢稚柳与陈佩秋的偏好其实各有千秋。以山水画为例,北宋山水画那种千岩万壑、高深平远的气象,决定了谢稚柳一生山水的结构。而陈佩秋画山水,师法是南宋的水墨苍劲。

一同将古老精深的艺术遗产裁为新装,又各开生面

于谢稚柳与陈佩秋而言,临古,只是学习的手段。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他们如何一同将古老精深的艺术遗产裁为新装,又各开生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欣喜于谢稚柳博采众长形成“新宣和体”,却并不知道这种新风背后亦有陈佩秋的独特贡献。陈佩秋常常在临古的基础上大量写生创稿,呈现源于宋画而又不同于宋画的面貌。谢稚柳见其清新生动,有时也曾借来陈佩秋写生稿用以创作。

此次展览即揭示了这段有趣却鲜为人知的往事。一幅上海中国画院藏陈佩秋《蜀葵咏鸭》人们并不陌生,哪知吉林省博物院藏谢稚柳《秋岸野鹭图》在构图上以及鸭子的造型上与之十分相像。而从此并置展出的上海中国画院藏陈佩秋《黄春海棠》、吉林省博物院藏谢稚柳《梨花栖禽》与另一件陈佩秋《独照红妆》来看,这三者也分明出自同一稿。不过尽管构图类似,两位艺术大家依然透出笔性上的区别。诚如与谢陈二老交往多年的梁

谷音女士曾坦言的:谢画有如“闺门旦”,文静娟秀,清新超逸;陈画则润肉圆满、神完气足。

日后谢稚柳与陈佩秋更是各自创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双双留名艺术史。1960年代后期,谢稚柳通过研习画史上只闻传说不见实物的徐熙落墨法,尝试将中锋并用的笔墨与色彩相结合,描绘花卉竹木,开创出全新格体。此次展出的谢稚柳创作于1970年代的《落墨牡丹》《落墨黄荷花》让人对这种“落墨为骨,杂彩副之”的技法有了直观的感受。谢稚柳也进而将这种原本用于花鸟画的落墨法推演至山水画,激扬江山佳丽。此次展出的《林亭山色图》长卷交织着水墨与青绿,显出笔墨与色彩的平衡,就被认为是落墨法在山水领域取得成功的标志。而陈佩秋则在深入传统的过程中参用印象派光色,积墨积彩,由写人工,于1990年代创出成熟而全新的风格,《黄橙经雨》《紫翠山溪》《天与清香》等一众展品,无不流淌出国画光影的魅力,并且愈发呈现出有别于谢稚柳之作的辨识度。

谢稚柳、陈佩秋因共同的兴趣与追求走到一起,作画也常有联手合作的兴到之举。像是展览中的《仿渔村小雪》《云林流风》都出自二人携手。据研究者透露,谢稚柳、陈佩秋的合作作品技法常颇为随意,凡见对方所画内容激发自己灵感者,便即挥毫运墨。尤其难得的是临古之作的合作补笔,既见二人心有灵犀,更彰显他们深厚的学术素养与皓首穷经的志趣所在。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艺术与其学术一起构成严丝合缝同时也相得益彰的有趣镜像。



茅善玉主演沪剧《敦煌女儿》昨再度与观众见面。(上海沪剧院供图)

扩大沪剧声量,唱响“莫高精神”

主演茅善玉荣获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后,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首度与观众见面

■本报记者 王筱雨

“欣逢高科技时代,大敦煌伸展翅膀,创一番宏图伟业,就是那数字敦煌……”作为“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演艺大世界·全国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由茅善玉、钱思剑、凌月刚、吴争光担当主演的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是继茅善玉凭借该剧荣获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以及同名实景电影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后,《敦煌女儿》首度与观众见面。

金鸡奖颁奖当晚,回到敦煌的樊锦诗收看了直播,看到《敦煌女儿》获奖后,她和台上的茅善玉一样激动哽咽。“樊院长和我说,关于这部作品的诸多回忆涌上了她的心头,我们第一次见面,剧组第一次去敦煌,她都历历在目。”茅善玉对记者说道。不止一次,茅善玉将《敦煌女儿》主角原型樊锦诗称作她创排作品的“精神支柱”。樊锦诗,从上海走出的敦煌大学者,自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她便加入敦煌文化研究岗位,在黄沙飞扬、无水无电,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艰苦环境之下,仍然坚守保护和研究敦煌文化的事业,成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剧中,樊锦诗半个世纪的执着和几代敦煌人的崇高情怀得到了充分展示。

沪剧以现代戏见长。舞台上,茅善玉一口气从樊锦诗的25岁演到80多岁,通过形体、唱腔和神态的转换,准确把握了人物的神态、心理、动作,用沪剧的表演方式做出新的尝试。对角色深厚的情感化作剧中一段段动人的唱段,茅善玉亲自设计了人物唱腔,在沪剧基本曲调中增添了跌宕起伏的变化,融入京剧、歌剧唱法,将敦煌情怀与江南韵味融为一体,使之更具力度和张力。

与此同时,“莫高精神”感染着《敦煌女儿》剧组的每一个人。从作品孵化到走遍全国,《敦煌女儿》走过了11个春秋,创作团队先后八次前往敦煌深入生活,对作品进行了三次修改调整。作品用多重叙事的结构、磅礴的音乐、诗意的舞台、精致的多媒体视觉效果,扩大了沪剧在全国舞台的“声量”和影响力,成为新时代沪剧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作为2020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敦煌女儿》自首演以来,在十余个地市演出近80场。

“让敦煌人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让上海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回首初心,茅善玉坦言当时的想法十分纯粹。凭借对剧种的大胆探索 and 上乘的舞台综合呈现,《敦煌女儿》在各地高校演出时吸引了一批年轻观众。青年学子不仅为故事、音乐、唱腔、舞美所吸引,剧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文化自信也激发了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层的思考。

■本报记者 宣晶

千年墨韵,香飘兰亭。昨天,上海歌剧院原创舞剧《永和九年》揭开面纱。该剧全景展现“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从诞生到传世的历程,向世界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预计明年11月在上海首演。

《兰亭集序》全文28行,324字,每个字都蕴藏着生命,特别是其中21个不同的“之”字,更是“书圣”王羲之下笔时不同心境的体现。“这是一场以‘书法’作品为载体的人文回溯与展望,同时将通过与当下审美脉络衔接,与观众建立共鸣,展示艺术典籍的凝练与璀璨。”总导演、舞蹈艺术家王亚彬说。

通古连今,铺展魏晋历史长卷

流畅曲水,列坐其次,一觴一咏,畅叙幽情。公元353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他将诗赋辑成一集,并作《兰亭集序》,书成即为中国书法界不可逾越的巅峰。《兰亭集序》自魏晋一鸣惊人,至唐太宗视之若珍宝,到如今真迹难寻,摹本却依然冠绝天下,历经千余年始终为中国文学与艺术的一座高峰。2022年10月12日,意大利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从太空拍到的中国美景,并用汉语、意大利语、英语写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收获点赞无数。1669年前王羲之酒酣意畅挥就的《兰亭集序》竟在21世纪冲上热搜,中国古人对待人与天地、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哲学,竟以如此酷炫而浪漫的方式与今人,与世界产生共鸣。

原创舞剧《永和九年》的灵感就是来自这部超越时空、跨越国界仍魅力四射的文化瑰宝。该剧将引领当代观众穿越历史的长河,以舞为载体,传递书法的艺术魅力、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以舞为媒介,在《兰亭集序》跨越千余年的传奇命运中寻找古今世人的情感共鸣。

“《兰亭集序》是魏晋璀璨文化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它既是魏晋风度、文人风骨的缩影,也是那个时期审美自觉的最佳体现,更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赵蕾说,创排舞剧《永和九年》,正是希望以有创新、有活力的艺术形式展现和传播传统文化之美,让这部极具江南文化特色的上海出品,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以舞为媒,呈现书法艺术魅力

《兰亭集序》通篇飘逸飞扬,字字精妙,点画犹如舞蹈,如何用肢体来展现清新优美、随性洒脱的行书?“《永和九年》通过舞者们肢体的重塑、碰撞与对话,描绘书法之形,表达文字之意,展现文人之性。”王亚彬告诉记者,舞剧将书法和舞蹈完美融合,“以舞画文”演绎“天下第一行书”的传世之路。“美景、美酒、美文一气呵成,我们想要为观众呈现的是一场‘美’的享受。”

情随墨流,舞随情动。业内人士认为,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书法历来是中华民族传情达意的特殊艺术语言,是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兰亭集序》章法之美,正如舞者的舞姿之妙,书法笔底如行云流水而神形兼备,用舞蹈肢体来展现最是契合。

记者了解到,在表演形式与舞蹈语汇上,《永和九年》将打破观众对于舞剧、尤其古典题材舞剧作品的惯性想象,通过刚柔并济、飘逸潇洒的男子群像,尽展《兰亭集序》中的审美理想和意趣,勾画不滞于物、特立独行的魏晋之风。舞美呈现将以唯美、浪漫为基调,运用科技手段创造时空交融的舞台新空间,打造一场极富江南山水之美的视觉盛宴。“《兰亭集序》开篇提及的‘永和九年’距今已1669年,它的艺术生命却在无数摹本、拓本的辗转颠沛中越来越旺盛。我们创排《永和九年》,同样希望它能够成为一部艺术生命力旺盛且长久的佳作,希望观众能够从中吸收营养,收获感动。”上海歌剧院副院长、舞蹈家季萍萍说。

上海歌剧院原创舞剧《永和九年》全景展现《兰亭集序》传世历程
以舞为媒解码『天下第一行书』之美